讀春秋略記

一

卷三
莊公
卷四
閔公
卷五
僖公
卷六
文公

卷十一

定公

卷十二

哀公

臣等謹按讀春秋畧記十二卷明朱朝瑛撰朝瑛於諸經皆有畧記已各著於録其所述瑕瑜互見不能悉底精粹惟此書與讀詩畧記較為詳晰允當其所採上自啖趙下及季

其餘可取者甚多如論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食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為隱公之夫人又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為窺伺周鼎又哀公元年改卜牛不復災以為天厭魯德如此之類皆見發明亦說春秋家之有所心得者也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卷首

明 朱朝瑛 撰

總論

春秋大義一言以蔽之曰尊王此人人所知者而聖人委曲維持之深心則未之或知也東遷而後諸侯放恣幾不知有王矣桓文出而假王之名以令諸侯聖人予之非徒貴其名也以為此一念之天良未至于澌滅為之别擇而表揚之使天下之人衆著于名義此轉亂為

治之一機也故伐國而請于王則主王臣以明王討會諸侯而請于王則主王臣以明王會不則其救人也不則其攘夷也皆所以尊王也非然而侵伐會盟皆譏矣是聖人之與桓文非與其伯也與其尊王者而已後之奬桓文者乃云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聖人不得已而授之以諸侯夫諸侯者天子之諸侯聖人安得而授之大非春秋尊王之義也黜桓文者又云齊晉名為尊王實則僭王之權亂王之法是亦一楚也則併其好名之志

時者又不審于輕重緩急之宜往往舍其重而謀其輕舍其急而謀其緩使亂者終不可以治是聖人所大痛也書成宋亂見正身之要焉書宋災故見辨義之精焉書鄭棄其師見楚之所由橫書王室亂見亂之所由極凡聖人所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無不著于此矣書天王狩于河陽見世道之未盡喪亂者猶可以復治書西狩獲麟見天心之未盡厭衰者猶可以復昌則聖人所為知天立命參賛化育之事亦將于此乎始之此

數者未可以盡聖人之特筆而特筆之大者已不外於此

以春秋為無襃貶乎則一諸侯也何以忽而稱爵忽而稱人忽而生稱其名以春秋為有襃貶乎則稱爵者未必皆襃稱人者未必皆貶也為有襃貶之説者比事而考之不免于支離膠擾而不可通為無襃貶之説者若姓氏日月之類舍之可也一切稱人稱爵稱名稱字皆無所分別則聖人所云取義者安在無所取義又安用

進之而列于諸侯則春秋爵之其稱國稱人稱爵者非以襃貶吴楚葢以著諸侯之得失而明世道之存亡也春秋之作豈為僭逆謀哉此其襃貶之意在于言外又變而難窮者也總之春秋繼詩而作詩有美者有刺者有以美而實刺者有屬辭在此而取義在彼者春秋襃貶之法亦如是已葢春秋之作非徒彰善癉惡而已也謹嚴之中不失温厚惡之小者罪止于下也激切之至反類委蛇惡大而不討者罪累上也下之以媿夫不肖

之人使感于欲並生之之德斯化于為善上之以儆天
下之庇亂賊者有以發其深省而恥烏獸之同群斯共
奮于討惡之義矣非聖人孰能與于此
春秋經史相輔而行史以陳其事經以著其義一筆一
削瞭然可見自魯史亡而左傳作春秋之義多不可解
矣趙襄子之卒後孔子五十五年而左氏已舉其謚是
作于戰國時無疑故其書多採他史以附之與經文謬
戾而不合其大者莫如趙盾許止弒君而以為不弒君

欒書莒僕不弑君而以為弑君千載之下論議紛然終莫能定皆蔽于左氏之說也公穀之疎畧益不足言已學者不因經以攷傳而欲據傳以明經于是名實牴牾是非舛錯春秋之義愈辨愈晦或起而矯之一切棄去憑臆為說則又失之太悍苟義之可通以傳釋經可也義之必不可通者不得不以經廢傳耳至於經文有殘缺者有增衍者有舛誤者不可盡知今畧三傳之所異而特舉其同者如夏五郭公有秋無冬〻無冬〻有月之類

此殘鈌之明証也桓十二年十一月之再書丙戌此增衍之明証也隱三年之書月日前後不合此舛誤之明証也其可考者如此必有不止於此者而不可考也又如紀子伯仲孫忌之為鈌文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比月日食之為衍文蔡桓侯蔡侯申之為誤文此又可以理推而知也其可推者如此必有不止于此者而不可推也安知應書而不書者之非鈌耶不應書而書者之非衍耶又安知應褒而貶應貶而褒者之非舛耶且公

春秋之文萬有六千五百餘史記自序曰春秋文成數萬子長生于秦火之後豈得獨見全經要其言必有所據信斯言也則春秋之殘缺者幾半矣顔師古曰一萬之外即可以萬言之然不得遂云數萬也左氏所記不見于經者甚多其詞亦間有類於釋經者安知非春秋之逸文乎更可異者張晏云春秋萬八千字晏為三國時人其所言春秋之文與今春秋多寡相越之遠至于千百則何以解也

讀春秋畧記卷首

讀春秋畧記卷一

明 朱朝瑛 撰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正月為建子之月不必復辨即周文安辨之甚詳至十月隕霜則亦自謂無以解也所疑者程子云孔子以夏時冠周正胡氏從之誠若是則孔子之作春秋非尊周也適以亂周制其可乎考之周語云武王伐

之即位反不請命者但不入朝而請以是為罪比于列國之不請命固有間矣故諸侯繼世皆不書立于魯則書即位猶之諸侯書卒而魯獨書薨也亦因其異而異之非徒以魯史而尊魯也以書薨推之則知魯之十二公無不書即位者隱莊閔僖不書即位蓋脫簡也凡正月無事而二月三月有事者既書二月三月則不書正月雖元年亦然定公是也此書正月而無事必有脫簡如夏五郭公者多矣何疑于此如

二王既明此義于天下則稱天而王尊但稱王而王
亦尊蓋春秋為天子之事言以天子之法制褒貶天
下之諸侯也豈得有所褒貶於天子哉仲子之賵咺
為大臣不知諫止而承命以行貶而名之可矣成風
之賵不名榮叔者春秋之法善惡未明者褒貶之以
明其義善惡較然者據事而大書之其義自見也仲
子之賵因惠公而及之猶有說焉其失或有未明若
成風則專使也而含且賵且會其葬焉其失已較然

桓十六年城向則向為魯之屬國也莒入向而無駭入極則極為莒之屬國與攻其所必救以解向人之難與不書氏常詞也無駭卒而後賜族如以不書氏為貶則未賜族者何以明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既與戎會又懼其不協而與之盟此其失在平日不能自強春秋所深惜也若不度事勢徑情而拒之又開釁速禍之道非聖人所以教人者矣書日因史文

支干凡人可以共証若其他文之無可証者孰能辨其誤哉學者欲從千載之下一一詳求其義胡可得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書天王崩王人來告也不書葬諸侯不赴也或缺文嗣王即位亦不書以魯紀元則不敢以天子之元繫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作君

嗣而嗣也不書名而書氏者譏其為權奸之後而復大其宗也小雅所稱尹氏蓋致亂之人平王親受其禍而不加屏斥其後復秉國均遂使深根固柢卒成王室之亂故于卒也書曰尹氏以深譏之若世卿則王之大夫皆世卿也其卒也何無一人復書氏者且列國之世卿可勝譏乎

秋武氏子來求賻

稱武氏子蓋父在子未爵也穀梁氏曰未爵而使之

非正也高郵孫氏曰為上者無求求之失上也為下者無見求求之失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始不書立故終亦不書薨而書卒易貴陽而賤陰坤之六爻皆陰也聖人繫辭苐著其惡于初上而已若其中爻辨是與非有善未嘗不録也春秋尊王而抑諸侯會盟征伐皆自諸侯也聖人比事苐著其罪于始終而已若其生平辨是與非有善未嘗不與也一

則私謚亦法所不禁可知至于公者五等諸侯之通稱燕禮聘禮君皆稱公以對臣下而稱之也公羊氏曰卒從正葬從主人從正者卒則稱名稱爵以著人臣之義從主人者葬則稱謚稱公以申一國之尊所云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詳見昭七年傳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金壇王氏曰杞當作紀牟婁在漢北海郡平昌即今青州安丘縣蓋紀邑也杞都雍丘距此甚遠按漢志

與鄭歸生同辭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是時宋欲伐鄭而與魯謀既與魯期會矣未幾而州吁有除害之請復不能待而先之故遇于清蓋衛地也此宋志而書公及者公惟汲汲于尋盟故不能正辭以拒宋而為此遇于是伐鄭之役翬得以固請而行亦因于此遇也書之以為公惜也

無常而夾擊者常勝鄭可謂善戰矣以此而虐鄰此不待貶而惡見者也故以爵書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公穀作盛）

假王命以要人而洩其私怨其罪甚矣不從者何罪故書入郕左氏以為討違王命此皆鄭當日文奸之詞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來朝魯未嘗報則非世相朝朝之禮矣故書以譏

之非識旅見也既旅至矣必分日以行禮不更倨乎
穀鄧之各書其至有先後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夏公穀作夏五月　時來公穀作祁黎）秋七月壬午公
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與鄭為鄰壤鄭之所利無與于魯也其書公及者
公之志在報鄭也一以報歸祊之惠一以報助取郜
防之力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讀春秋畧記卷二

明　朱朝瑛　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書即位以正其始也始之不正而亦書之為親者諱也諱之而斥絶其臣以著其從逆故終桓之世不卒大夫使天下之人知以從逆為戒則亂臣賊子將孤立是懼而不敢肆于為惡矣

春秋之書弑君非徒以討亂賊亦以儆天下之庇亂賊者耳或疑孔父非名按節南山之詩有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豈得自稱其字父與甫通傳稱孔父嘉孔父之字嘉猶唐杜甫之字美也

滕子來朝

廬陵李氏曰程沙隨以為春秋大國責賦于小國小國不堪多自降爵以從殺禮引子産争承以為証朱子極取之按滕初稱侯後稱子以為自降可也杞初

稱侯後稱伯又稱子繼復稱伯卒又稱子其升降不一者于前説難通矣且爵者王之所命聖人豈因其自為升降而升降之則惟時王黜陟之説為可信二邾自附庸升而為子説者以為數從齊桓故為請于王命為諸侯王能升二邾獨不能降滕杞乎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凡書會不書其故此獨書之蓋聖人之特筆春秋一書之大要會也成者平也和解之意未有弒逆之罪

而可以和解者不曰平而曰成則亦有成就之義焉
于此書成宋亂者齊魯陳鄭也亂賊得志人皆效尤
于後書公甍于齊書齊無知之弒書陳佗之難書鄭
忽突之爭報報之反無一國得倖脫者然則非成宋
亂乃齊魯陳鄭自成其亂也自此而相習成風弒君
不絕于書天下之亂亦成于此子猛子朝之難春秋
書王室亂以極其亂之所成而春秋亦于是將終矣
想見夫子當年痛哭流涕而書此也讀之者竦然骨

鄧則蔡鄭先被其害而王室之藩籬決矣會于鄧以謀楚可謂得其要歟然謀而無成終使鄧侯失地遂服于楚未幾而滅矣楚于是憑陵中夏窺伺王室不可復制蔡鄭之謀亦何益哉書之深為蔡鄭惜也

九月入杞

杞宋容邇四國會稷而杞不與杞蓋心非之矣畏魯之多助不敢不朝而鄙夷不屑之心或有形于舉止而不自覺者故魯人以為不敬而討之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蓋有善事以相戒飭故特筆書之非徒與其信也觀莊二十一年傳鄭虢謀納王胥命于弭則此亦可以類推齊僖衛宣之惡一善必書如此鄭虢之胥命不書蓋缺文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穀作紀　郕公穀作盛）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

隱有公子而翬獨不書公子則翬為隱之罪人明矣

機之密非親愛不使也魯史既亡不可復考意以紀與魯親故欲間之而魯不聽與如以為愛女之過何以此後不復來聘而反有郎之師也

有年

桓公之世大抵皆無年以無年不勝書故一書有年而其餘之無年可知也春秋之旨約而該者如此黄氏曰以有年為記異者求之過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何以書識非其地也魯有常狩之地曰大野于郎則非其地矣既非常狩之地則必民人之所業也而狩于此其所傷必多故書以譏之郎與大野相接公羊以為譏遠者言所狩之廣濫及大野旁地故以為遠非謂遠于國都也十年傳曰郎吾近邑其証也大野即今兖州鉅野縣郎在今魚臺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之簒弑王即未能灼知之而即位以來未嘗一朝

知其父則曰某之子微之故不名若非世臣則稱人

而已家氏曰宰糾聘名之所以貶也仍叔子聘不名

亦所以貶也貴者以名為貶少且賤者以不名為貶

葬陳桓公　城祝丘

莊四年夫人享齊侯于祝丘則祝丘為齊魯界上之

邑城之以防齊之襲紀意非不善然無益于紀徒違

時以勞其民耳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有他事是時齊方圖紀而鄭助之其嗛魯也蓋以紀

故與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自此盟而後齊僖衛宣鄭莊終其身不復通魯其為

盟也固矣蓋以其助紀而讐之故首齊也結怨固黨

市井所為故書人以貶之貶而稱人從其所通稱也

若曰是固不足以為諸侯云耳如侯貶而為伯伯貶

而為子是以匹夫而操爵命之權非夫子所敢出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之初封在宗周畿内徙于洛東盡有虢鄶之地而後比于列侯桓公死于王事武公莊公相繼為王卿士則莊公之立親受命于王明矣以其抗王無人臣禮故卒之與他諸侯同若射王中肩罪浮于楚又當削其卒葬然而書之無異者左氏或言之太過未可信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凡臣之逐君皆以自弃為文者言自取之也君人者
強弱之勢在己而已既曰自弃則亦可以自奮豈權
臣所得而制之書出奔之君無不爵者即未踰年亦
宜稱子此則書名而已初讀之疑有闕文而實非也
嘗讀詩小序其首語最為近古于他諸侯美刺皆稱
謚惟忽與陳佗稱名正與春秋相合知忽之為君必
有匹夫行故匹夫之不成其為君也詳詩畧記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紀左作杞曲池公作歐蛇

莒紀皆在魯東壤地相接必有爭伐之事如隱四年之取牟婁是也故公為之盟以平之當從公穀作紀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

明年之戰燕人與焉則燕亦宋黨也公為鄭請于宋而不得復因燕以請之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虛公作郯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慮四國之報怨故為會以謀之會于曹者併欲結曹也昔年射姑來朝意欲親魯故引以為黨

無氷

無氷者終無氷也書二月則繫于二月不書二月則繫于正月不書月則繫于春其實一也是時魯宋鄭衛皆以悖逆得國而莫之誰何此恒燠所由來劉向以為周衰無寒歲失之舒也

應及奔齊又托疾不往請罪耳何註太鑿且不達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汪氏曰紀為魯之姻國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盟魯魯亦欲平紀而盟齊也卒之齊滅紀而納朔盟之不足恃具見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會公穀作及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無夏字奚穀作郎

及不書人内稱不必備也盟黄未幾而師已侵境齊

而反助之無以自别于亂賊也宋莊鄭厲之傳皆然
不獨為魯諱也賊未討而書葬者胡氏謂外賊難討
夫君父之讐不與共天下何論内外盖以齊襄之強
而加之以文姜之親文姜不去則讐未易復也為莊
公討者難言之矣莫若外以彭生之除示仇怨之既
釋而内則吞聲飲泣以俟齊之衅庶乎可耳此春秋
變例書葬之意也

讀春秋畧記卷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